

2020年3月20日,春分。

海口这几日天气尚好,新冠疫情的影响慢慢退去,晚上九点钟,我站在阳台上,望着路灯和树影,感叹着春天终于到来。突然间,微信铃声响个不停,春夜的宁静被打破,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,诗人洪烛去世了。

讲实话,洪烛这个名字对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。作为一个热爱文学和诗歌的人,洪烛的作品我是读过很多的,无论是诗集《南方音乐》《你是一张旧照片》、小说《两栖人》还是颇具城市心灵史意味的《北京 A to Z》,我都十分喜爱;而对于洪烛其人,我却知之甚少,只知道他是一位诗界前辈,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享誉文坛,现在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工作,我知道他曾经上过电视,在央视一套《寻味中国》节目中寻味《红楼梦》中的美食文化,并被成为“沉迷红楼梦研究的当代诗人”,我还看过他的博客,除了那些美丽的诗篇外,还有大量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随笔,读之使我受益匪浅。在我的印象中,洪烛首先是一位诗人,其次是一位颇具古典气息的诗人,再次是一位儒雅的诗人。我心里有他的诗句:“灰烬,应该算是最轻的废墟/一阵风就足以将其彻底摧毁”“一万年,也不敢眨一下眼/我的存在,使等待不再是空白”。

洪烛,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?

怀着沉重的心情,我开始翻阅朋友圈里诗人朋友的悼词,在这个宁静的春分之夜,我开始尝试勾勒洪烛,走近洪烛。

他像婴儿

洪烛去世的那天并不是春分,而是春分前两天。

也许是不想打扰这个世界,洪烛的家人并没有把这个消息立即公之于众,也许正是因为如此,当洪烛去世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,人们才会如此震惊。

洪烛是在一次会议上突发脑溢血病倒的,这一事件发生在2018年11月23日,对于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而言,脑溢血只要救助及时,其病愈往往是比较好的,但是,在洪烛病倒后,意外一件又一件地降临在他的身上:先是由于医院没有床位,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,后来在治疗过程中又发现了主动脉夹层。如果不是疾病,人们永远不会想到一位写下那么多优美诗句的诗人,对待生命居然是如此虔诚,他顽强地与病魔斗争了一年多,在昏迷与清醒之间努力挣扎,而最终,洪烛还是去了。

诗人中岛称洪烛为“长诗之王”,是“精神疆土的征服者”,并认为洪烛的创作是“他爱的情怀与精神品质独留心中的结果”。据说,洪烛在病中曾经发过一条朋友圈,在医院里,曾经壮硕的他已经形销骨立,在配图的文字中,他写道:“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单独的人,是社区的人,是社会的人”。这可能是洪烛留在这世界上最后的文字,他爱着这世界,爱着所有与他相关的人。

在洪烛病重期间,中岛为他写了一首诗,题为《他像婴儿》,面对在无菌病房里静静躺着的旧日好友,中岛希望“梦想打开他所有过往/一切重生就在眼前”,他希望无菌病房能够像“母亲无菌的体内”一样,让洪烛重新诞生。然而,洪烛毕竟没有重生,现实无情地带走了这位杰出的诗人;然而,洪烛毕竟已经重生,以诗歌和爱的名义——洪烛将不再死去。

他选择了离诗最近的活法

诗人洪烛：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



诗人洪烛

诗人档案

洪烛原名王军,1967年生于南京,1985年保送武汉大学,1989年分配到北京,现任中国文联出版社诗歌分社总监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有诗集《南方音乐》《你是一张旧照片》《我的西域》《仓央嘉措心史》《仓央嘉措情史》等。除了诗作外,他还出版有长篇小说《两栖人》,散文集《我的灵魂穿着草鞋》《眉批天空》《浪漫的骑士》《梦游者的地图》《游牧北京》《抚摸古典的中国》等40多部。其作品曾在日本、美国、新加坡、中国台湾出有日文版、英文版、繁体字版。

洪烛获得过中国散文学会冰心散文奖、中国诗歌学会徐志摩诗歌奖、老舍文学奖散文奖、央视电视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、《萌芽》文学奖及《中国青年》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等奖项。

校园诗人

洪烛是南京人,1967年出生,原名王军。

1980年代初,当时还叫王军的洪烛在南京梅园中学读书,这时候,偶然接触到的两本书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》和《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选》让他爱上了写诗,洪烛把自己的整个学生时代都献给了诗歌:下课时构思,上课时写诗,回家后誊写自己的作品并将其寄给各家刊物。洪烛提起这段岁月,称之为“向缪斯求爱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洪烛的投稿得到了许多刊物的认可,《星星》《文学报》等刊物都刊发了他的作品,还有一些刊物对其进行了专访。洪烛很快成了一名有很高知名度的校园诗人。

然而,高考就是高考,其规则并不以考生的才华而变更。在1985年的高考预考中,洪烛除了语文之外,数理化一塌糊涂,他已经做好了打算要做个“待业青年”了,甚至想要去一家照相馆去打工。然而缪斯是不会亏待钟情于她的人的。正当洪烛做好打算要进入“社会大学”的时候,梅园中学的校长却认为他是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,于是独辟蹊径地将洪烛的诗作和奖项整理装订,寄给了全国二十多家大学。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是教育家刘道玉,接到洪烛的材料后,他十分重视,并特地派了一位老师来到南京,接洪烛去武汉面试。这是洪烛第一次出远门,而在武大珞珈山下,洪烛发现“缪斯不仅是诗神”,更是他的“命运女神”,她不仅让这位少年不参加高考就进入这座全国顶尖的学府,更为他铺就了一生的道路。

洪烛在进入武大后,曾经多次刊发他作品的《语文报》刊登了一篇报道,称其“走向新的角斗场”,洪烛也称梅园中学是他的“码头”,而当时的武大,是一片宽阔的大海,洪烛这艘船就这样驶进了这片大海,加入了一支声势浩大的诗歌舰队,并一直坚定地沿着缪斯画好的航道扬帆远航。

诗歌义士

广东诗人张况说,洪烛曾经被几位友人戏称为“骑士”“烈士”“猛士”,而在我心中,洪烛不仅是前三者,更是一位“义士”。这“义”是洪烛对诗歌的情义。

为了诗歌,洪烛吃得了苦。1990年代初,在那个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的时代,谁能想到一位毕业后就进入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年轻诗人,能够蜗居在北京一条胡同的地下室里,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就着青菜豆腐痛饮二锅头。张况说:“兄弟们喝下去的是液态的火焰,吐出来的是固态的沧桑”,洪烛执着的用笔和纸记录下一代人的思想史。

为了诗歌,洪烛耐得住寂寞。很难想象,一个在自己诗中装满爱和美的诗人,居然一辈子未婚未娶。洪烛曾经被称为“白马王子”,可是,也许早在梅园中学的时代,他就已经注定一生只爱诗歌的缪斯。于是,当朋友向他展开逼婚攻势的时候,他回答道:“我不能为了一棵树,而放弃整个森林呀”。自从缪斯走近,洪烛的心里就有了一切,只与缪斯相处,使洪烛变得少言少语,他像海绵一样,把缪斯给他的所有静静地挤出来,写成诗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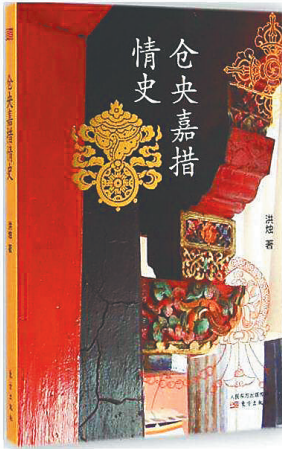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诗歌,洪烛甘愿无名。在和几位诗人有了一次西藏之行后,其他诗人写下自己心中的旋律,而洪烛则许下宏愿,用近三千行的诗句让仓央嘉措复活!这是一件费力又不讨好的工作,洪烛的每一行文字,皆是自己与仓央嘉措跨时空对话的产物,这需要消耗极大的精力,将近三千行长诗的壮举,也许只有这位“义士”才能凭着才华和心血才能完成;而洪烛也清楚,一旦这首长诗写成,多数人将记住的是复活了的仓央嘉措,而自己的身影则会隐藏在其身后,然而他还是义无反顾。与缪斯同行,也许必将承受无名,而无名正是诗人的冠冕。洪烛曾经追问:“在这世界上,诗人有多少种活法”,问题可能是无解,但是洪烛却选择了距离诗神最近的那种。

如是我闻:洪烛已经离开;

如是我闻:洪烛并未远行。📖



近期出版的《洪烛诗选》。



洪烛诗作《仓央嘉措情史》。



洪烛作品《闲说中国美食》。

链接

洪烛诗选

◎灰烬之歌

灰烬,应该算是最轻的废墟
一阵风就足以将其彻底摧毁
然而它尽可能地保持原来的姿态
屹立着,延长梦的期限
在灰烬面前我下意识地屏住呼吸
说实话,我也跟它一样:不愿醒来
一本书被焚毁,所有的页码
依然重叠,只不过颜色变黑
不要輕易地翻阅了,就让它静静地
躺在壁炉里,维持着尊严
其实灰烬是最怕冷的,其实灰烬
最容易伤心。所以你別碰它
我愿意采取灰烬的形式,赞美那场
消失了的大火。我是火的遺孀
所有伟大的爱情都不过如此
只留下记忆,在漆黑的夜里,默默凭吊

◎献给塔什库尔干的小诗

鹰越飞越高,身上有一点痒
它要用脊背去蹭天空
没有闪电,没有雷鸣,只是蹭掉了一
片小小的羽毛
在塔什库尔干,这片羽毛被我捡到
撩拨得我心里有一点痒
我要用手中的笔,蹭一蹭空白的纸
这张白纸呀,其实比天空还要虚无
我把手伸进虚无里了
为了把一首诗抓住——
“塔什库尔干,它属于你了!”